國朝寶鑑卷之二十八

宣祖朝五

癸未十六年春正月兵曹判書李珥引疾乞遞不許逾二旬始出謝後力陳不堪判兵之職且言故事典文衡之臣鮮有主兵者誠以文武重柄決非一人所能兼故也乞賜遞免

上答曰故事有無不足道也我朝兵力固不及於前朝而昇平百年兵政之散久矣予時思之未嘗不隱憂而實歎不得其人焉卿嘗以更張改紀前後惓惓是卿之所志也卿誠

能出奇運謀革盡流弊作爲養兵之規於國
家幸矣書曰克詰戎兵劉子曰國之大事在
祀與戎荀子曰兵大制則制天下小制則治
隣國誠有國之不可忽也卿其努力調病行
公亦可以治事也 上既不許遞職又有北
邊警報遂不敢復辭○二月北界藩胡作亂
陷慶源府兵馬使李濟臣連狀告急 上初
聞邊報引見三公及備邊司宰臣以罷散武
臣吳沄朴宣爲助防將領勇士八千先赴援
以京畿監司鄭彥信爲右參贊兼都巡察使

李戩為南道兵馬使刻期繼援國內大震旣而慶源敗報至 上以府使金璲判官梁士毅失守命遣宣傳官梟示軍前以振軍律傳敎大臣曰昨與卿等面議之時或以為藩胡决無背叛之勢今見賊勢藩胡之叛無疑六鎭以胡人為藩籬雖曰其慮遠矣養成肘腋之變豈特時運之不幸然六鎭非藩胡之屛蔽則亦難為守其向國納款者當仍而撫之背恩忘德者當發兵致討以施一怒之威今不問罪懲創則他日之憂有甚於今日聲罪

薄伐蕩平其巢穴然後擇其效順者更爲藩
屛撫之以恩威亦良策也議者必曰兵連必
曰開釁此儒生之說也未聞有叛不討而爲
國者也大臣回啓曰伏承　聖敎實合時宜
北虜凶逆如此豈可姑息不討其罪令使巡
察使商度本道兵力及粮餉然後可行天討
從之賊胡復圍慶源府穩城府使申砬領輕
兵先赴援入城賊圍之三匝砬兵殊死戰賊
遂退去賊又圍乾原堡富寧府使金義賢力
戰却之賊又寇安原堡兵勢甚盛守將皆無

固志申砬方援阿山路經安原見有越城以
逃者即斬之懸於旗竿以定軍心賊知之不
敢犯而退賊又圍訓戎鎭作衝橋四面攻城
僉使申尚節晝夜拒戰矢盡力竭城將陷申
砬與柔遠僉使李璞從黃柘坡間道直馳突
圍以入以一箭射殪賊酋胡人識砬面者相
驚曰穩城令公也揮弓而退尚節亦開門出
擊與砬乘銳追賊擊斬七十級直擣其部落
焚穹廬而還是時慶源鍾城會寧等鎭藩胡
皆叛獨穩城胡不叛蓋服砬武勇也砬常時

練鐵騎五百餘名校獵習戰沿江馳突捷疾如神胡人皆聚觀之時昇平日久兵不知戰但守埤放矢如射帿然賊或肉薄登城則皆恇惑不能發矢及見砲接刃搏戰戰比有功邊兵始奮勵乃敢野戰擊賊得保守六鎭由砲倡勇也○兵曹判書李珥入對陳時務六條一曰任賢能二曰養軍民三曰足財用四曰固藩屛五曰備戰馬六曰明敎化 上下其章于備邊司曰此疏辭爲國之誠至矣予亦有一言以蔽之曰上自公卿下至士大夫

不為關節簡請之私則可無為而治矣其所謂任賢能在此養軍民在此足財用在此固藩屛在此備戰馬在此明教化在此不然良法美意更無所施而雖日更舊法恐其無益徒自勞耳○北兵使李濟臣分遣諸將討叛胡穩城府使申砬富寧府使金義賢僉使申尙節及軍官金遇秋李宗仁金浚民等分三路渡江掩擊金得灘安豆里者中島麻田鳩尙加巖于乙其車汝邑浦多通介洞諸部巢窟焚其粮械積聚斬首三百餘級全軍而還

捷奏 上教備邊司曰予固知李濟臣且如此衆皆非之予亦不能自守今者旣已立功拿鞫未穩其議寢之先是兩司以濟臣陷城辱國啓請拿鞫○閏月兵曹判書李珥入侍朝講仍啓曰臣欲陳所懷而經筵則講書後啓事殿坐日晏請於燕閑之時賜對盡言 上許之於是入侍臺臣司諫權克智掌令黃暹等啓曰李珥若有所達之事當於經筵進啓若朝講入侍人多不得從容進啓則或於晝夕講啓達無所不可也今若無時請對則慮有後弊而臣其

時入侍未及糾正請遞臣職答曰爾等欲使
君臣阻隔心術可知不意今者有如此之人
也可勿辭諫院請竟智等出仕 上曰此人
可遞不可出也再啓乃允珥後上疏乞遞略
曰臣言輕謀淺大拂羣情一議纔發百謗輒
隨用是志勤效遠身勞職廢爵位徒隆寵命
祗辱臣非木石寧不知恥嗚呼 殿下之爲
國不亦難乎民失恒心兵擁虛器內則儲蓄
罄竭外則金革連結士論渙散紀綱陵夷因
循則束手待亡變通則衆目駭異若非豪傑

之才聖賢之學出為世用挽回世道則雖以
殿下之睿智無救於土崩之勢矣臣於此時
以弱植孤根棲棲其間乃欲匡主而救民其
亦不自量矣頃日權克智黃暹之說則只拘
俗見豈有他心黃暹則臣相知未熟克智則
是臣族黨熟知為人保無壅蔽之邪意矣
殿下折之太嚴此尤小臣重得罪於公議者
也臣進退路窮觸事生病入則髮白心焦出
則笑罵盈路知臣之情者孰不悲憐哉臣反
覆思之得一策焉傳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

上矣今臣之違衆招譏者由臣學力未充不
能見信於人故也臣自還朝專廢學業志氣
怠荒見識茅塞馴致梏亡則將爲棄人如得
數年之閑更得用力於操存省察之地以立
根本然後還事 聖主竭誠盡才則必不至
如今日之齟齬矣 上優旨不許卽命引見

○三月兵曹判書李珥上疏極陳時事其疏
曰伏以興亡有漸治亂有幾先事而言則多
不見信事至而言則欲救無及臣讀前史每
於張九齡成忠之說未嘗不掩卷深吁不能

為懷也嗚呼義慈之昏庸固不足道玄宗之明智亦昧先見不用之悔曲江之祭何補於亂亡哉自古亂亡之國或以淫虐暴絶天命或以積衰委靡不振臧穀雖殊其亡則一也然淫虐之病猝發於一時若賢君代之則可以按古而易於復興積衰之證醞釀於累葉雖哲王受之倍用其功而難於振起我國家積德累仁根本固深而百有年來俊乂不售其寺疵政日加於民自燕山顛覆興刑之後無人釐正朝廷與百姓相忘者厥惟久矣

嗷嗷赤子常在水火之中籲呼無聞雖無外寇其勢固已岌岌矣況今北胡啓釁兵連禍結欲擾則國少控弦欲餉則倉無宿儲緩之則慢弛不集急之則潰散爲盜亂亡之象昭在目前此非先事之言也無乃近於欲救無及者乎嗚呼殆哉嗚呼殆哉雖然豈可付之無可奈何而束手待亡乎竊惟天下之事有本有末先治其本者似迂而有成只事其末者似切而反害以今日之事言之和朝廷而革弊政者其本也調兵食而固防備者其末

也末固可舉而本當尤先昔者鄒魯之閧鄒民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穆公問於孟子孟子不告以嚴肅軍令而乃勸行仁夫仁政非一朝所可猝辦也兩陣相當矢石方交雖欲行仁勢無及已以常情言之孰不笑其迂且遠哉然既無教養之素而遽加棄民之刑則必敗之道也寧退而脩政以為後圖孟子猶本之論豈云迂哉今之事勢實類於此 殿下其亦反本而思之乎所謂和朝廷革弊政者何謂也自古為治之君必先正心以正朝

廷朝廷既正士類協和然後形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之矣今者朝廷之不和灾沴之荐臻誰任其咎無乃 殿下正心誠意之學有所未至而用捨舉措之令未得其當歟伏願反躬省念無拘近小必以追踵聖王爲志焉此在 聖明典學力行之如何今不敢喋喋累陳焉若今朝廷則 殿下以爲何如耶自東西分類之後形色既立往往未免以同異爲好惡而造言生事者交構不已縉紳之主論者多是東人所見不能無偏而其流之弊

或至於不問賢愚才否而唯以分辨東西為務非東者抑之斥西者揚之以此定為時論於是士類之初進輕銳者知發身之路在於攻西故爭起附會傷人才壞士習而莫之禁遏嗚呼東西二字本出於閭巷之俚語臣嘗笑其無稽豈意式至今日為患滋甚乎觀人之道只分邪正而已何東西之足辨乎如臣初非得罪於士類者也只欲調劑兩間共為國事而士類之不知者誤指為長西抑東一被指點漸成疑阻百謗隨起終至於館學之

儒亦或輕侮捘臣分義固當乞退杜門省愆
而貪戀恩寵迄未決去且念士類固過而多
出於識見之差非必挾私誤事也一朝覺悟
則其間儘有可用之才而間有一二人知臣
本心故黽勉遲回必欲偕之同寅協恭之域
嗟呼鳥獸不可與同羣臣捨士類將誰與集
事乎臣之用意甚艱而情理可悲矣臣今竭
言固知益忤時論而展盡底蘊如此者 殿
下略見形象未究實狀而近日獻言者或有
斥朝紳以偏黨者若 殿下未能洞燭遂疑

臣隣盡為朋黨則恐為士林無窮之累必須
明辨而極言之且陳捄弊之策然後士林得
安而公論得行矣自古小人固有朋黨而君
子亦引同類若不問邪正惟黨是惡則無乃
同心同德之士亦不得見容於朝邪是故自
古朋黨之弊只為縉紳之疵而惡朋黨而欲
去之者未有不至於亡人之國者也東京黨
錮之變白馬清流之禍可不深戒乎今之縉
紳豈無一二偏黨之習不可因此而舉疑羣
臣也嗚呼上下未孚縉紳不睦國是靡定浮

議橫流如此而欲望戡亂制治者未之前聞
聖明在上雖無士林之禍安知後日不測之
變實萌於今日乎南袞沈貞寧有種乎今者
一任士流之所爲固不可也若以士流爲非
而攻之則尤不可也伏望 殿下廣召大臣
臺侍賜對榻前明諭 聖旨俾改分辨東西
之習陟罰臧否一循公道消融蕩滌鎭定調
和而如有執迷不悟者則裁抑之懷私强辨
者斥遠之必使人心所同然之公是非得爲
一時之公論士林幸甚臣發此言豈敢自以

為是哉惟　殿下裁自宸衷詢及廟堂臣言
若是則即命施行如以為非則即加罷斥使
國是歸一無是非模糊之失則其幸尤大矣
如是而推誠接下從諫改過　聖心既正朝
廷既和則可議得人而革弊矣夫得人之說
固是老儒常談而揆以實事更無他策孔子
所謂為政在人者豈欺我哉雖然才不借於
異代在於任用之如何耳百里奚居虞而虞
亡子思居魯而魯削有賢而不用則與無賢
何異哉今之議者托於得人之難每遏變通

之論若必得人如古昔聖賢然後乃可保邦
而不得聖賢寧任危亡云爾則得人之說反
爲痼病天下之不喪其邦者幾希矣漢高之
蕭何唐宗之魏徵宋祖之趙普此豈伊傅呂
葛之徒乎不過取其一時之尤者耳如使三
帝置三人而不用必待伊傅呂葛然後始欲
爲國則伊傅呂葛卒不可得而四百之業貞
觀之治天下之定無與共創者矣今之人物
視漢唐猶且眇然況求三代之士乎如欲取
一時之尤者則代豈乏人乎在 殿下委任

與否耳洪惟我　世宗大王是東方聖主也
用人由己立法圖治垂裕後昆永建鴻基而
其用人之規則惟賢惟才不問其類任用既
專讒間罔入南智出自門蔭而以黑頭拜三
公金宗瑞顯被物論而以獨見開六鎭超遷
不日者意謂當至卿相而位稱其才則終身
不改久任累年者意謂官止於此而一朝陞
擢則不限階級此真古昔聖帝明王任賢使
能之一揆也豈特　世廟為然哉　祖宗率
由成憲雖設科舉而人才之不由科舉者多

致卿相當時不以爲怍後世稱爲美事未聞
錮門蔭以限職者也門蔭尚不可錮況守道
尚志之士不屑科舉者寧可後於決科之士
乎頃年　殿下命復　祖宗用人之法使未
出身者得爲憲官其選必取時望故風采多
有可觀者清議甚愜而俗見疑之　殿下不
意還下循俗之命使　祖宗良法美意既行
而還廢未知　殿下何爲而輕變　祖宗之
法反循流俗之見耶士類失望人才不進自
此伊始言之豈但太息而已哉近日奇大鼎

之說有以激惱 聖衷而然耶夫廷臣曾以
神德當祔之說仰吁丹陛者不爲不久自度
決不能回天然後還就於建閣設官之說出
於事勢之不得已耳非其本心也廷議旣然
則安得以一人之言輒變前說乎大鼎若不
能以已見回衆論又不肯以衆見屈已意則
當初宜引疾不出使無紛擾之弊而乃敢挺
身獨斷欲使擧朝從已其亦不自量已及其
並出之後旣不許獨啓又不能改圖則謝病
之外更無他計此則事勢之當然者也謂之

木強執滯則可也若指爲詭譎則實非其情
玉堂之分疏似不明瑩而 殿下之過疑亦
未深燭也豈可因此一事遽置而不用亦豈
可因此一人盡廢一時之人才乎因噎廢食
見刖廢屨古今之通戒 殿下其未之思乎
嗚呼希世覬進衒玉求售決得失於一夫之
目以爲干祿之資者 殿下之所貴也恬靜
自守韞櫝待價不以祿位爲榮而必欲不失
其義者 殿下之所賤也如使伊尹傅說呂
尚諸葛亮之徒復作於今日則未知出於前

所稱者乎出於後所稱者乎死馬見買而得千里之駒郭隗爲師而致國士之趍好善之效捷於影響方今國勢板蕩氣象愁慘雖得曠世之賢才亦恐不能扶持而　殿下乃與恬常守故之臣循例講論不革一弊不出一奇而輕視一時之士使之望望而去如是而欲望坐清邊塵撫安民生無乃近於却步而圖前乎伏望　殿下亟回前見復遵舊憲使日月之明仰見旋復而側席求賢致誠盡禮未至者期於必致已至者期於必用國家幸

甚今日上下皆以慶源爲憂必欲得人再三掄擇其計至矣若一國之危無異慶源則未聞深思遠慮而朝廷大官及臺侍之職則不見難愼塞貢塡闕朝除暮拜席不暇煖玩愒度日百度皆弛豈慶源重於一國而邊將重於六卿臺侍乎何不以憂慶源者憂國家乎虞舜之帝也不過命九官而已晉悼之覇也不過選六卿而已若使九官數易六卿頻遷則雖以虞舜之聖晉悼之賢終罔與成厥功矣伏望 殿下與大臣講求久任臺諫之策

而至於官人之際亦必疇咨熙載務使人器
相稱委任責成勿貳勿間期於底績此尤幸
之大者矣若革弊政則愚臣從前所懇在於
改貢案改軍籍幷省州縣久任監司四條耳
改軍籍雖蒙允許而臣不敢始事者臣之初
意軍卒之設本爲防禦故欲減軍卒進貢之
役移于田結使之閑居養力專意訓鍊以備
緩急而旣命不改貢案則雖改軍籍養兵之
策必不見效古語有之利不什則不改舊若
只有更張之虛名而不獲變通之實利則寧

仍舊而已嗚呼不改貢案則民力終不可紓
國用終不可裕目今邊患漸棘寧息無期所
急者兵所之者食加賦則民困尤甚不加則
國儲必竭況別造軍器加設禁軍等事皆出
於不得已而經費之外調度甚廣未知出何
異策而可補經用乎至於併省州縣則本出
於 睿思而施行不難利害較然 殿下每
以沿革爲重事古之沿革非必大段變通也
或分或合代不絶書此豈重難之舉乎小邑
殘民困於繁役若一朝并數邑爲一則斯民

之懽忻如解倒懸矣今以一事可見其驗黃州判官之革也吏民蹈舞相賀二邑爲一亦與革判官一也不難知矣斯民憔悴訖可小康 殿下何不一施惠澤乎若久任監司則臣於前日已盡仰達而尤所汲汲者兵營之設於巨邑使兵使兼宰者最爲今日蘇復軍卒之良策而先須久任監司然後始令兵使率眷故臣之切望在此豈是愚臣一身之計我當今之策歸重於備邊故今日糾摘列邑之奸吏明日調發二道之僧軍命抄豪右矣

募加禁軍矣廣取武士矣此皆枝葉之謀非
根本之計也嗚呼災害並至式日斯興人情
驚懼罔保朝夕而朝廷之所施措了無一事
可以仰荅天譴消弭禍萌慰悅民心鞏固邦
本者徒使中外囂然訛言四騰臣雖竭誠仰
瀆非一非再而 殿下難於更化至今遲疑
馴致民力益盡國計益罄邊釁益深而不堪
塗炭之民起爲盜賊遍於四境則雖有王佐
之才亦無弘濟之術矣至此而始悔不用臣
言何嗟及矣今之時勢譬如久病之人元氣

斲敗動輒生病治冷則熱作治熱則冷發雖曰外邪可防先須補養元氣元氣既復根本既固然後治邪之藥可以有效若不顧元氣只服攻擊之劑則不久而命盡矣今臣之必請變通者是補元氣之劑也其請調兵運糧而不顧變通者是只事攻擊之劑也議者或以騷擾爲憂而不欲變通此大不然改貢案改軍籍省州縣等事皆自朝廷商確勘定而已民無升米尺布之費何與於民而有騷擾之患哉若量田則不能無小撓於民故必待

豐年乃可舉行貢案之改必後於量田云者此亦不然貢案固當以田結多寡均定矣量田之後田結增減豈至於大相懸絶乎先改貢案隨後量田亦何害哉田結雖有盈縮之小差豈如今之貢案不問田結多寡而率意誤定者乎大抵俗情樂因循而憚改作自無意智度人皆然故雖見危亡之象罔念扶持之術反以有爲爲騷擾無謀爲鎮靜有如禁人服藥藏痾待死此固具臣之常態不足深責只恨 殿下之明聖難於奮庸坐視必亡

而莫之改圖耳若　殿下悉用臣策堅持不
變既行三年而民生不安國用不足養兵不
如意則雖加臣以斧鉞之誅臣實甘心矣伏
願　殿下勿以人廢言更加熟慮焉所謂調
兵食而固防備者雖是事爲之末而亦不可
弛緩不舉也發民爲兵屯田積穀廟謨已施
其成敗利鈍不可預料倘使慶源小醜終不
悔禍而他鎭藩胡乘時扇亂則咸鏡一道之
力决不能支撑矣今欲發送援兵則不教之
民勢難驅迫輸運饋餉則二千之程勢難聚

粮於此拘守常規則僨事在於俄頃矣臣之愚計前者既㢩而復止到今尤無他策若用臣言募庶孽及公私賤有武才者使自備餱糧入防于南北道北道則以一期為限南道則以二十朔為限使應募者衆而兵曹試才而遣之庶孽則許通仕路賤隷則得免為良私賤則必本主呈單子于兵曹然後乃許試才使無叛主之奴其代則從自願擇給如無武才則使之納粟于南北道以遠近定其多寡之數而許通從良亦如武士焉則兵食稍

可以備禦矣昔者李施愛之亂賤人輸運軍器者皆得從良庶孽從軍者得赴科舉此是世祖大王權時已行之規也臣固知此輩必不合於時議而此外更無良籌故不得不更瀆也伏望殿下深思熟計斷而行之也噫匪茹之亂作於無備勝敗安危決於呼吸而議者猶欲從容談笑徐考前規加之以衆論紛興折衷無期若待廷議之定則邊城已破矣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者此之謂也嗚呼無狀愚臣遭遇聖明仰恃恩眷無少隱諱狂

言妄語前後累陳踈謀謬策十不一施孤蹤
隻影踽踽栖栖主憂臣辱晝嗟夜嘆髮白心
爛徒勞無益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義當奉身
退守愚分而披肝瀝血至今悲號而不知自
止者誠以受國厚恩糜粉難酬明觀積薪之
燃敢懷顧身之念臣不更言臣有厥咎伏望
聖明憐察採納焉荅曰予偶閱卿年前上疏
而今卿疏適來前後惓惓深嘉卿不忘庸君
之孤忠也國事賢大臣自當任之南行爲臺
諫既往之悔猶不可追一之已甚寧忍再誤

貢案事議于朝廷其論不一故不敢更改設使改定當此多事之時似難并擧軍籍事本曹已承命惟在卿施設之如何耳省州縣事果出於寡昧輕淺之意而恐貽他弊不敢自是變更卿勸請不已當試之久任監司難於創設遲疑到今此亦當從卿策先以兩南試之庶賤許通事事變之初因卿獻策即命施行而言者論之當更問于備邊司商議擧行俗謂非文武入仕者爲南行李珥等請以未出身人爲臺諫韓脩柳夢鶴等是也若成渾等以逸民被徵者又不在此限○夏四月復命許庶賤許通

許良自備裝戍邊滿三年者許通許良又庶孽納米于邊亦得許通良妾子賤妾子所納有差等耳又以兵曹軍士闕番贖布積置樓庫官員視為私藏用之如泥土而司贍寺所儲布輸邊為裝者將盡請盡用其贖布助輸又請以軍資監所儲布充戰士衣減百官祿以給戍兵妻子之粮○以成渾為兵曹參知渾三上疏辭職 上答曰觀爾上疏有病不即上來即今日氣和暖爾可調理上來卧而獻謨亦何所妨予之待爾正如飢渴長往不

返豈爾所願況今兵判乃爾之故人也今擢爾爲叅知豈無其意同心同德正在今日爾何不幡然上來以副予側席之望也○五月賊胡栗甫里領數萬騎圍潼關鎭僉使鄭鯤助戰將朴宣等力戰却之○賊胡栗甫里尼湯介以萬餘騎分路入鍾城塞虞候張義賢判官元喜軍官權德禮等以騎步兵百餘人守江灘拒戰良久衆寡不敵德禮見殺餘皆還走入城圍城數重萬户崔浩等與助戰將李薦李永琛等以強弩射之賊挫銳而退其

後乘甫里尼湯介率衆再圍防垣堡崔浩與
助防將李璣等登城力戰虞候張義賢判官
尹諶等自鍾城府來援中外合勢開門大擊
賊遂敗退賊胡叛亂半年屢入見挫實無所
得藩種頗自悔還集納款惟乘甫里尼湯介
遁入深處亦復寇邊○兵曹參知成渾詣闕
上疏辭職特旨除吏曹參議且賜銀帶渾皆
上疏辭答曰觀此上疏予甚缺然爾何無意
於世且並辭所賜之帶耶禮長者賜少者賤
者不敢辭況人君所賜之物何可辭也爾當

脈而拜賜於禮爲得不可辭也○時抄發射
手赴北李珥議于同僚曰自前以戍兵無馬
徒行則有掠行人馬載衣裝之弊今此抄兵
有三等一等則精壯已足備邊二三等則募
令納馬免行則公私兩便也議者皆是之時
發軍日迫一邊啓請蒙允一邊下令募納事
機無滯矣○六月兩司請罷兵曹判書李珥
不從一日 上因邊事召兵曹判書珥卽詣
闕適眩疾猝發扶入內書直舍直舍在政院
門外承旨以承命入來適有疾聞 上卽遣

內醫看病使退去調理於是兩司交章劾之曰軍政重事先行後聞專也承名入闕在內曹咫尺之地終不詣政院專輒慢君之罪大矣請罷職 上不允○兩司連啓李珥罷職事 上終不允乃止珥辭疾不出 上特命召就職珥乃詣闕上疏引罪力辭答曰言官一時之論何足數也宜勿顧人言更加盡心國事而已珥再疏答曰卿才高識敏忠誠體國今疆埸多事方藉卿謀猷撫定北方安輯民兵用紓予憂須勿疑阻推托以副予望三疏

答曰卿勿以近日事介意速出供職若因一
時過中之論輒自汎喪退縮則自古無賢士
建功業之時矣卿其勿辭四䟽答曰予意已
諭近因卿不治事機務隳廢宜遵前旨速出
供職毋堅辭退之志用副委任之意五䟽答
曰卿之心事予已知之衆口之咻不足與較
但當不顧其他與予為國而已宜勿固辭至
此兵務曠廢一日為急卿不可不念六䟽答
曰自古賢臣之欲行其志也其有人言之謗
毀固是常態本不足恠所以寥寥千載君臣

相遇得做功業者絶無而廑有之卿亦親聞
嚮者之教乎予命之退然後可退丁寧一言
鬼神亦知之卿何忍今日欲辭去也宜勿更
辭抑予所悶者近因卿不出仕非但兵務隨
廢國事日非去春北方將士之功至今未頒
殊失賞不留時之義誠恐將士之心由是而
懈弛也卿其速體予意勉强就職且予欲見
卿而議事者久矣況日日來詣闕下非不欲
引對親諭之而非但近日予氣不快輕浮之
輩必將曰不接大臣惟兵判是見也云故未

果焉卿並知悉○三公詣闕啓曰方今多事之時李珥被論辭避不出請敦諭出仕從之珥又呈病不出　上不許始出謝仍啓略曰臺諫旣以專擅權柄驕蹇慢上爲臣罪目則是極罪也臣乃恬然不動念晏然出仕則實非人臣之義也臣罪虛實豈合置而不問使以負罪之身靦面於淸朝乎伏望　聖明擧臣之罪咨詢左右爰及諸大夫使之稱量輕重以爲可貰則臣雖未安敢不黽勉隨行乎如以爲實犯則雖加流放竄殛臣實甘心今

疏仰控之辭固知非臣之所敢言然臣無仍
冒之義而 上敎之丁寧可感神祇臣雖終
日涕泣終夜遑遑而不知所以處身之地敢
此冒達伏地待罪答曰在卿自處之道雖當
如是然予詢于左右則是未免一毫疑卿也
予豈敢爲此乎頃日臺諫之言本不近似不
足爲辨卿其安心察職勿復介意 上下敎
三公曰李珥卿等雖請留用而珥萬無出仕
之理兵務甚急姑遞其職以安其心何如當
此北方邊鄙方急國家將亡之時朝廷潰亂

賢邪不辨何以爲國乎予不勝痛心此則予當隨後處之令本府議啓兩司即以傳敎之意引嫌辭職退待領議政朴淳議李珥豈終不出仕乎然姑遞爲當金貴榮議兵務方急珥者難於進退則遞之爲便鄭芝衍議珥終不仕則當此多事之時不得不遞然此後事自 上平心處之則朝廷幸甚臣之所憂非但爲朝廷欲爲珥保全令名耳答曰兵判可速遞李珥已陷於誤國小人豈有令名哉右相之議何其迂也其心所在予殊不測予雖

暗君不屑與小人同事嗟呼李珥其好歸鄕
閭高卧白雲誰得羈縻哉珥得此敎即退歸
坡州 上下敎曰近因兵曹判書李珥言語
間事臺論相激反覆纏繞至於玉堂上劄比
珥於誤國小人此非發於偶然言語間事也
盖珥自前裁抑新進之士惡其趨時附黨累
爲陳論由是見忤於時論者久矣遂因所失
乘時俟隙必欲劾去後已凡公卿大夫承台
不來者多未聞有以慢君論者是何臺諫之
言獨能直截於珥也其納馬不稟亦不過許

多事務間趁未取稟耳夫擅權慢上人臣極罪名之不可不明人君之於小民尚且不可以情外罪名輕加於其身況宰相耶既曰擅權慢上則何不明正其罪請令有司照以王法以戒萬世為人臣者而乃敢請以罷職有如乙巳姦臣輩目之以叛逆而罪之以遞職者之為耶此所以珥不心服抱羞跼蹐累辭不已而措辭之際果涉於自辨亦豈有忌克忿心於言官哉所貴臺諫者身任公論爾若陰濟己私以為排擯傾陷之計則烏在其為

臺諫之道也卿等如以珥爲誤國小人則當明辨斥退不然攻之者乃小人也安有人君用小人而可以爲國之理乎分別淑慝其不在今日乎卿等不宜含糊不辨也大抵朝廷朋比分黨國事日非而大臣不能分辨則將置國事於何地耶(上以三公不別白是非再下此教)○秋七月護軍成渾上疏曰臣盜名罔上坐受高爵旣違素心内切惶懼方將歸死丘壑不敢久留都下而頃者伏遇三司舉劾前判書臣李珥加以無君誤國之罪使珥無所容而去政

刑之失無大於此臣受 聖明罔極之恩目
見時事之非而不言則是臣知朝廷過擧而
畏禍不言以負 殿下也臣請昧死而言之
臣竊觀珥之爲人疏通明敏天分甚高少有
求道之志慨然以學自勵於衆理雖不能周
通而義理大原不可謂無見非如拘儒曲士
坐守章句之徒也其愛君憂國出於至誠唯
知有國而不知有其身急於濟時不以溫飽
爲念者乃其平生素所有也雖然氣質如此
故其病痛亦有之惟其疏通故有率爾之病

而少沉潛縝密之氣其性白直迂愿故絕無
修飾外貌調適人情之態志大而濶略於細
微自信而不循乎時俗是以愛之者絕鮮而
笑之者多憂之者固少而嫉之者衆矣且與
時論不合屢陳疏章深論時弊以其觸實故
益爲時人所忌且論薦鄭澈以爲可用以是
尤不合於衆情珥知不可久在朝廷而彼
殿下不世之遇思欲鞠躬盡瘁以報萬一所
以遲回數歲而不能去也至於論劾中納馬
免防一事則珥嘗見乙卯倭變時赴戰軍士

掠馬於都中深以階亂爲憂初欲啓請而又
不料納馬者之有無不敢請焉及其馬旣集
而軍士臨行旋給旋啓在急遽之時因率爾
之失而有此罪也不請命而先下令此固珥
之罪也然謂之專擅國柄則非其罪也不進
政院乃聽章重發之故耳謂之驕蹇慢上則
非其情也此言發於一臺諫而諸臺諫隨而
和之大臣爲珥請出而不敢以臺諫之言爲
過中噫臺諫過激之言其失小李珥無君之
罪其惡大欲護至小之失而不雪至大之罪

強令出仕則是欲其入而閉之門也黜緣
聖教至誠委曲諭珥供職珥於是時不勝悶
迫以請稱量其罪之輕重者其意豈在於與
臺諫爭勝負乎只欲開出仕之路以承上
命耳若被論而得去無出仕一節則珥豈敢
為啓辭乎珥之不敢易出乃所以畏公論重
臺諫而反以為輕臺諫蔑公論不亦異乎宋
之歐陽脩劉摯皆上章自明未必為小人況
珥之言在於出仕而不在於自辨者乎而三
司之論大作又加以誤國小人恣肆無忌憚

之罪初因徽罪而加以無君誤國之名又因此名而將欲據法請罪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也嗚呼今之言者自以爲公論而其言之不公不平如此將何以服人心乎若使其爲真小人自當直攻其心術如呂誨之於王安石可也安有因一過失輒持之以深文陷之以峻法者乎此其腹心意態披露於外不復以入人覷破爲憂不亦可羞之甚者乎士大夫當以公平正大爲心克去己私爲務雖攻擊小人勢將不勝而去惟當不失其正無

愧於方寸可矣今乃攻一迂濶之李珥而乃
設機關不復顧惜士大夫名節今使當事者
自顧其中果能無愧於心乎雖然今日臺論
豈皆作意罪珥至於此哉不過附會乘時嫉
妬故務欲去珥而挾宿憾者持其機以至於
此耳 殿下詢于大臣以國家將亡賢邪無
辨為教大臣畏其氣焰莫肯出一言以辨之
聖心鬱鬱無所底向臣聞之以為至痛君臣
之義寧可止此而已乎天下之忠臣義士聞
之當有投袂而起者況臣被徵而至猶在可

言之地者乎臣故不以含嘿為哲而以進言為義伏願 殿下下臣此章于公卿必令辨別其忠邪商議其得失使朋讒奇中之禍不作於今日則宗社之福也且臺諫以言為責公論之所寄也然隨其人之邪正而言有得失之異焉今謂臺諫不可以指議言者不可以非間則彼張商英之攻司馬光尹穡之攻張浚其將慮言路之杜塞而不可謂之非耶今謂玉堂然後可以議臺諫之失而他人之議臺諫則輒欲加以凶邪之罪夫安有是理

哉亦在乎其言之邪正而已昔漢公乘與言
御史飾文深詆以愬無辜之罪宋仁宗謂御
史以黯黮之言中傷大臣此風不可長也今
日之事何以異此而一唱攻珥擧朝靡然無
敢持平於其間則又非漢宋之所有也當今
外警內憂天灾時變一時並作國勢岌岌有
危亡之象而爲臣子者不此之憂乃相與媒
孽排擯使竭忠徇國之臣無所容而去非惟
不容又將文致其罪寘諸無君誤國之科曾
謂 聖明之世有此事哉 殿下不以究是

非辨忠邪爲意而以含容兩可爲務則臣恐
善善而無所勸惡惡而無所懼將使懷姦之
徒有以窺 聖意之所在而無所忌憚植黨
專權常以多寡之勢攻擊忠賢而去之則忠
賢之禍方橫挐一世而不可救矣伏願 殿
下勿自菲薄摠攬權綱有以先正是非之理
辨別忠邪之趍深燭幾微杜塞其源而使
殿下善善惡惡之心沛然若決江河則國家
幸甚且臣之所憂豈在於一人之進退哉善
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此固齊桓公懲

創於郭亡也 殿下既知珥之無他又知言
者讒嫉而兩無所問則將何以解中外之惑
耶今舉朝無一人言者而臣以一箇孤賤出
而言之欲以隻手障其橫流亦可謂愚妄矣
然使臣言得行而時論由是而平士林由是
而和國家由是而濟則臣雖得罪萬戮無恨
不然相激相勝惟欲盡我氣勢之所極而已
則臣之一身固不足惜而不知國事稅駕之
所也人臣為國當事斂怨於身禍必立至此
浮沉取容之士所以持祿於世也今珥忘身

任怨竭股肱之力而一朝受此中傷將不能保全餘生則異日緩急孰肯為　殿下任事哉從今具臣保位大小相徇無敢少拂其意而悠悠玩愒以取日閱而已則　殿下勵精之志亦無所施而懈意生矣豈非可虞之大者乎臣竊見今日之事可言者多矣然朝廷者四方之本也本之不治臣何暇及他說哉且歐陽脩論韓琦富弼之非罪公論所重不避相友之嫌臣珥之友也臣雖不及古人亦不敢附下罔上以負　殿下也且念臣疾病

已深若在京而死則旅櫬難歸伏望放臣歸
田使之西出國門而死則臣之大願答曰觀
爾上疏忠奮激烈如使奸邪聞之足破其膽
信乎君子一言為國重輕也且既來在于京
可調病出入經筵以啓沃寡昧未可為辭退
之計也○傳教領相左相曰以予寡昧無識
庸暗不敏不知忠邪莫曉是非而卿等乃敢
為含糊之說予固已洞知卿等之心矣今觀
成渾上疏大臣事君之道固如是乎當初李
珥之排擯誰所為耶其朋奸之類又誰耶其

辨別以啓毋更含糊以貽國家之害於是大
臣朴淳金貴榮請面對 上即引見歷問令
之三司論李珥 如此珥果何如人孰爲是耶
領議政朴淳對曰珥憂國忘身赤心靡他近
與同事備局益見其才大矣又言宋應漑許
篈皆與珥有嫌顯然修隙其爲此論不可不
察金貴榮對曰臣不知珥爲何如人 上強
問之對曰知人帝堯所難臣愚昧何以知人
○傳敎曰人君之所與爲國者大臣也故曰
安危在大臣國亂思良相昨日予以不知忠

邪莫曉是非問諸大臣而左相金貴榮憚甲
非己是乃敢為依阿苟容之態曾見自古大
臣有如此者乎其身既在大臣之位凡辨別
賢邪進退人物乃其任也若不知賢邪則是
不智也知而不以直啓則是不忠也其何以
居具瞻之地乎此意政院知悉貴榮因是辭
遞○都承旨朴謹元等啓辭略曰左議政金
貴榮心知士林無他不可加之以罪故力為
救解以冀 聖明之一悟其為辭雖不明快
而主意則可見秪以 聖意之所存異於是

故其為言反為逆耳之歸而視之為依阿苟容也自 上少霽威怒平心省察則其庶幾釋然矣答曰觀此啓辭可謂指東而答西也昨日予問李珥之賢邪左相乃曰臣不知云云終乃引知人則哲之語以文之此其心路人所知其謂予不知耶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根於天性自有所不容已者人主問之身為大臣乃以不知對嗟乎人主之置相豈但以不知二字使為其平生相業而止哉而其可以不知數語自足以為高風勁節也耶不

知之說其何以服天下之人心自古未聞人
主問其臣之賢邪於大臣而大臣乃以不知
對之者苟如此人主自任聰明足矣將焉用
彼相哉夫倚重大臣固人主之本心而其所
以倚重者以其辨朝廷之賢邪也以其決國
家之是非也今乃入對君前一則曰不知二
則曰不知噫以暗主而遇不知之相是猶以
瞽而借盲之視欲正天下之危將見相率而
顛隮莫之救以死也夫以寡昧之資叨守丕
丕之基心知相臣之非國事之去而區區於

含容之小慈而不能一爲發言以警後世之
爲人臣者則是爲一大臣而忘 祖宗之宗
社也不幾於失輕重之權者耶誠不忍不言
而負 祖宗也予之此言豈予之所願不得
已也○王子師傅河洛上跡曰竊聞三司同
辭駁擊前兵曹判書李珥不遺餘力珥乃引
身而退浩然而歸此乃珥之幸而實朝廷之
大不幸也夫珥之爲人臣固不知其爲何如
也然嘗聞之朋友相傳之語其爲人也好讀
聖賢之書篤志力行持身撿心勤慕古人而

及其見用於時也　聖上傾心小民加手渠
乃匪躬殉國盡其心而竭其力思有以上裨
衮職而下濟蒼生凡百施設惟務祛弊而不
顧忤俗沱康民勞而不循舊習適當北鄙之
急身為兵官之長調發軍馬轉運糧餉不得
不并擧於一時要以固邊圉而制狄兵者是
珥之所以欲行其所學而報知己於　聖明
者也其間雖或未免有疎漏過誤之擧而原
其本心則豈故為顛倒變亂以之誤國而病
民也哉乃者言官交章論劾始以徼擧其失

終乃漸加其辭日以益重至於玉堂之劉諫院之辭極其奸宄之狀盡其詭譎之態千言萬語橫說竪說盖莫非憤疾之辭嗚呼三司者人君之耳目公論之所在也以三司而為君之耳目公論其為任顧不大哉而乃敢探摭揑合欲加大惡於人其所見不亦誤乎其中爭訟殺人百石受賂等事所關至重尤不可以容貸弭果有之則當明正其罪以示王法不可視為尋常而不問也今夫閭巷之人言於長老必當平心正色不欺不誑告之以

實使之曉然知是非之所在況於君臣父子之間安得以無實不根之浮辭務爲熒惑其視聽哉人心拂欝巷議橫馳父兄之畏時論者間或戒其子弟而同然之心不能自已發而不自禁者比比有之至於軍人武夫亦欲呌號九天而訴其情嗚呼所謂三司公論之下難保其必無別生一公論也噫珥之於時也獨立寡助欲以成內修外攘之功其志則忠矣而其計則踈矣且成渾以山林隱逸高蹈遠引懷道自樂無一毫榮慕外物之念有

百年專靜自守之心實德內積名聲外聞終渙九重之綸不免三聘之起盖卜其出處而爲世汚隆者也早與珥爲道義之交天人之學義利之辨相與講劘切磋極其趣而會其要雖謂之同心同德可也頃年渾之在城三司論珥彈文在袖日漸加重渾之心若以珥爲非則雖有相厚之私情而豈敢誣飾辭疏跛曳闕庭以陰覆其罪惡而欺罔　殿下之聰明哉山人之用心果如是乎雖三尺童子決知其無是理也言者慾甲而移乙至謂渾

托身山野而書札絡繹於都下朝廷政令人
物進退莫不與知而其去就亦不在 君父
而在於所親之折簡然則渾特假借山林欺
世盜名利功名樹黨援一麁鄙無狀之人也
其前後辭職恬退自樂於畎畒者只是做得
一箇干進之捷徑爾夫謂渾之賢而有是事
哉至此而人心愈不勝其憤鬱離心解體皆
欲蹈東海之濱也且領相朴淳之爲人臣尤
不敢知也第聞其淸愼雅潔愛人下士果能
保此八字則雖謂之賢相可也頃者搨前之

辭豈無所見而曷嘗有搆誣陷害之心乎今
乃歷數十罪極口詆排無異元衡李芑之奸
嗚呼在 聖明之世尚忍言哉至於以淳珥
渾三人相爲表裏植黨固勢則尤非所以厭
服人心者也彈章之下彼豈敢苟容哉今日
珥去明日淳去又明日渾去二三日之間家
髦遜荒山人去國相繼而逝惠好同車氣象
愁慘觸物生悲 聖上孤立無敢言者前日
言官之辭曰網打空人之國者無乃是耶大
抵言官之職以言爲責常欲堯舜其君故不

待有過而糾之又欲稷契其臣故不俟致失
而責之是故上無過舉下有實效乃能共躋
治平之域此乃公心直道殉國忘家斷斷不
二者之所為也今之言官皆有是責皆有是
忠夫豈不欲稱其職而使吾君為堯舜使吾
相為稷契哉然而其間不無一二果敢之人
其言辭舉動或不免顚倒失中而已今乃洗
垢覔瘢求過於無過嗚呼言出而人信服之
者恐不如此也臣以愚昧無狀久叨匪據之
地目擊時危忠膽自大口欲緘而不得緘舌

欲因而不得因自不知言出而禍隨爲之收
淚而跪陳其愚衷爲荅曰今觀䟽辭具悉爾
意○八月都承旨朴謹元等啓辭略曰臣等
伏覩河洛之䟽不勝驚愕之至近日三司爭
論皆公共而洛阿其所好反以熒惑欺誣斥
之至於奬許淳珥及渾巧中　上旨而不料
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矣自　上若以匹夫
之言而謂不足與較其於奸狀曲折或未能
洞燭明辨之是非何時而可定乎私相指嗾
繼此而起者將不勝其紛紛矣臣等職忝近

密目見喪邦之禍迫在朝夕故不敢不達傳
曰今觀啓辭爾等欲杜塞人言掩蔽予聰明
耶如是而終欲爲何事耶予雖昏庸豈爾等
所指教者耶其謂予不能治爾輩耶大抵公
論之在人間如水之在地中不必以臺諫而
是不必以芻蕘而非惟其人公則其言公自
古以來臺諫侍從之名何代無之而公論在
朝廷者鮮矣夫公論在於朝廷則治不在於
朝廷則亂此所以百世無善治者也今茲臺
諫之言入心不服義士奮袂將四面而起爾

等雖竭力彌縫不可得矣○成均生員柳拱
辰等四百六十二人上疏伸辨成渾李珥等
被誣答曰予以寡昧叨守鴻業知不足以辨
賢邪才不足以治國家使朝廷不靖是非混
淆責在於予夫復何言今觀疏辭忠讜激勵
爾等義氣如此予何憂國事政院以傳教未
安待罪傳曰邊塵屢驚國家多事政院在樞
要之地機務多不致察雖由人才之短長夙
夜匪懈恐不如是其勿陳雜言姑勤職事○
兩司啓曰臣等將一國公共之議冒萬死叫

閤廷爭今已半月萬口一辭皆以爲不易之
讜論而臣等誠微迄未回天悶迫之際今有
公論不在朝廷臺諫之言人心不服之教此
實臣等奉職無狀不能取實於 聖明之致
請命遞差答曰自爾兩司論啓之後予不下
一言予非口吃者豈無一言之可裁一威之
可施者乎以君臣之間所傷者多也當此國
家艱虞生民塗炭之時爾兩司孰非李氏之
臣而惟茲大臣公卿皆比肩一時如兄如弟
者何不先公後私痛去己意渙然冰釋協和

一心戮力王室耶爾等兩司莫如即日停論
將一場紛挐付之一笑而更勿思之此非予
辜負兩司之利也君臣之間情如父子故予
今言之若執迷不悟論之不已則予豈但默
默而已乎將有不得已之舉他固莫恤也到
此時也其無悔乎予言不再勿辭○都承旨
朴謹元右承旨金愷甲右副承旨李元翼同
副承旨成洛等啓曰昨日儒生章疏之說臣
等固不足深辨但自前館學陳疏例必從容
會議商確可否然後爲之今此舉措則不然

私自指囑鼓動謬議或教誘或刼制而不來者甚多來而不從者亦多皆是有識之人也如此之狀自 上何從以知之乎下荅之辭又加褒奬至以忠讜義氣許之臣等竊恐士風益壞恣情妄行終無以爲國也伏願 殿下留心省察焉 上問何承旨草此啓耶李元翼對曰執筆者非必己意獨然竊想下問之意在於欲罪其人臣等安敢歸罪暫時執筆者乎非惟臣等不敢對自 上亦不可使之強對也 上乃止不問傳曰仕進承旨並

出送入直衛將鄭復始權擘命招假承旨察任傳曰都承旨朴謹元右承旨金悌甲右副承旨李元翼同副承旨成洛適差即日爲政出代○大司憲李墍執義洪汝諄掌令尹承吉李徵持平李景嶸許鑑等上劄曰國是靡定公論日激三司交章伏閤已久天聽遲疑讒賊日至 殿下未能洞燭其情狀又爲嘉奬此固國人之所共悶鬱也政院昵侍咫尺不忍嘿嘿歷陳無隱而 殿下非徒不爲採納遂加嚴威而斥逐之國家以出納惟允

之任付之喉舌之臣數奏覆逆獻可替否乃
其職也朴謹元等目覩讒口交亂士習壞毁
憂時獻忠盡言不諱區區之誠只欲不負
聖明委寄之意耳豈有他哉一忤　聖旨輒
施雷霆之威使無所容其身此豈臣等平日
所望於　殿下者哉伏願　聖明克去偏係
之私恢弘虛受之量勿以順旨爲是勿以逆
耳爲罪以公好惡不勝幸甚大司諫朴承任
司諫李希得獻納權淢正言沈岱李尌俱上
劄與府劄同答兩司曰在昔宋時六賊當朝

李綱去國太學生陳東等上疏而極論之千載之下聞其風節尙不覺投袂而興起今玆館學儒生目見朝論之乖宜國事之日非倡義相率叩闕抗章讀其疏其忠肝義膽凜凜有不可犯者誠可謂不負所學而橫流之砥柱也夫太學首善之地公論所在朝廷是非可亂於一時而太學之公論焉得以廢也自予即位以來諸生上疏非一而其間豈無訐直逆耳者而予未嘗一示不悅之色必以溫言巽辭慰諭而遣之誠以國家元氣在此朝

臣可罪而諸生之氣不可折也設使狂生所為或有過重猶不可待之如此況其正直之氣邁青松而挺孤節者哉予以千乘之尊尚且屈已下之彼幺麽數臣昵伏近密忿為朋比杜絶人言掩蔽聰明乃敢目諸生以悖亂是欲踵黃潛善之所為真小人而無忌憚者也予不即舉流放竄殛之典將使魍魎之類騁驁於昏夜已為失刑之甚而終未免為漢元所歸爾兩司亦為伸救鄭劉辭當留意焉

○全羅道儒生徐台壽等上疏伸辨李珥成

渾等詖詼答曰觀此上疏爾等儒生之言愈出愈奇深用嘉歎予雖暗懦豈畏此邪臣數輩而不爲之罪哉顧以人君御衆之道自與匹夫之悻悻者不侔苟能取快於一時終必貽患於後日爲國之道在於從容不動而處之況智者作事愚者效焉賢者立法不肖者則焉予念慮多矣爾等義氣奮發竭忠極言至斥以不武至比於郭公理宗予誠受而不辭也予身尙且斥譏之況臣僚耶當今士子風節遠邁漢宋矣 上命招二品以上引見

于宣政殿下教以近日朝廷不靖專由於沈
義謙金孝元兩人之致欲遠竄何如左右皆
以為當初分黨雖由於此兩人今皆補外不
干與於朝政不必罪之 上又教以朴謹元
宋應溉許篈三人等知其奸遠竄何如左右
以如此之人雖有過越之言 聖明之下不
可以言獲罪力為伸救鄭澈進啓此人等不
可不明示其罪以定是非 上以親札下教
于禁府曰長興府使宋應溉昌原府使許篈
前都承旨朴謹元等以邪憸之性挾斗筲之

才締結浮薄之徒作為朋私之黨互相汲引盤據要津或塵喉舌之司或冒臺侍之官張皇聲勢簧鼓邪說擅弄權衡貿制朝廷傾陷大臣排擯忠賢朋比之跡已彰尚稱公論挾憾之蹤盡露自謂貞方事皆罔蔽言盡誣諂忠良屈抑怨已極於濁亂羣小得志罪難逭於誤國遠近咸知朝野共憤尚寬肆市之誅薄示惟輕之典於戲錯枉舉直為政之要懲惡勸善制治之道可恕在彼予豈得已並削奪官爵竄黜遠方應溉竄會寧謹元竄江界

㝵竄鍾城 上以鍾城方被兵命移配甲山

初應溉爲大司諫㝵爲典翰持命補外 ○大司諫金宇顒司諫

黃暹獻納洪仁恕正言朴弘老啓曰新授濟

州牧使金應南久侍經幄君臣之契不淺罪

名不章投畀魑魅之鄉豈料 聖明之世譴

間之行至於此極請還收應南出守之命又

伏覩昨者宋應溉等責辭極重此人等固有

罪矣若繩之以重律則刑罰不中人心不安

矣當初李珥當國重任才疎意偏言論處置

動拂物情應溉等浮躁輕銳徒見珥不是處

彈劾之辭大不着題謹元等識見暗昧又不能分析事理開導 聖德而多陳冗雜之言以致 聖心之疑此固皆不能無罪也然推原本情則只出於上特 聖明有懷必達不自覺其過越何可深罪乎請還收遠竄之命答曰爾等其勿營救於彼身無益而反傷矣使之見懲可也國可亡這三奸斷不可貸予言不再至於金應南之爲人雖常侍經幄而入侍不多故予實未知其人物及爲承旨委以兵務予果愛其勤幹愼實信之不疑慶安

面對斥之而亦不疑厥後臨朝偶教曰應南能察職事云云則應漑輒即極口贊之到今見之應漑乃奸邪之魁而應南為此賊所贊其締結朋比灼然甚明而近以慶安之請對為李珥所囑云如此不道之言必應南輩忿其直斥其名做出邪說誣陷也罪狀已著予實痛憤不即並正其罪而乃敢援以濟州於國失刑而於其身幸矣應南其往無辭焉若能革面圖新則他日未必不親寵也金字顒等又啓伸救金應南宋應漑等事曰寧輕三

人之罪以安朝著以全士林未必非社稷之長慮也答曰爾等豈以此三人爲無罪也只緣過慮牽有蔓禍爲此不得已煩啓也是豈知予心者乎予之言語擧措皆有次序當初三司之啓辭也予明知誣陷而未嘗遽示威怒猶恐一人之有傷諄諄教誡一則曰渙然冰釋二則曰協和勠力又曰否則將有不得已之擧矣頻加誨諭而固執迷途或以爲危言以動之或以爲溫言以諭之反以予言爲侮弄之資其所爲說則愈出而愈激不究是

非不自反顧悶弄筆舌力戰取勝可以此脈
國人之心乎噫嘻予意可謂勤且不迫矣今
日之擧豈予之所願盖彼自取之也唯三人
之外更無他慮凡今在位之臣各安其分無
或少疑但當盡心職事諫院不必更煩使有
罪者受罪而已至於金應南予實未忘其爲
人今日親見而温諭之應南當必知予意矣
姑徐不妨大抵予豈偏於所好者哉如領相
李珥之所失亦須明諭矣○判敦寧府事李
珥退歸海州上疏自劾 上答曰觀卿上疏

噫天未欲平治我邦耶是何以卿之爲人而不得於時耶意者天使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將任舟楫霖雨之責於後日也天之於卿可謂曲成而王汝矣今日之事是乃天獨厚於卿者也於卿何損焉夫人言之嘵嘵不滿一哈卿何足介懷安可遽出辭職之言乎嗟乎世已降矣時已澆矣鄭聲亂雅傾軋成性殺人之謗亦及於曾參則其母之不爲投杼者幸矣卿不可不速來見予兼陳懷抱慰安衆情在此一行卿其勿復固辭急速乘

馹上來○特拜成渾爲吏曹參議因下教曰
爾既承召入京一不入對何以不辭於予徑
自還鄉有若逃遁之爲耶良由待爾不誠致
有人言予過大矣爾勿以雜言介懷斯速上
來○黃海道儒生等上疏伸辨李珥被譏之
誣 上答曰觀爾疏章忠義奮發辭氣凜然
可謂未死奸臣骨已寒安得若爾輩置之朝
廷也予深嘉歎宋應溉已從末減薄示譴罰
爾等宜知之○司諫院啓曰近來朝著不靖
人心疑懼鎮定之策矣今不圖則同寅之美

終不得致也前日兩司論劾兵官初非有意攻擊持平李景嵊本以浮妄之人不議同僚自以巳見添入慢擅等語以啓爭辨之端掌令李徵又於避嫌啓辭下語過當此二人生事於前而宋應漑許篈等輕躁激發再誤於後致有今日之騷擾今應漑等得罪過重人情矜憫至於初非有意生事之人亦皆紛紛補外物議嗟惜而若景嵊等論事乖當以至僨事而尚無譴罰物情未便請並罷職以懲其失禮曹判書鄭澈本以剛偏忌克之人失

勢之後怏怏憤憾多有不平之氣交構煽亂使士類分裂又乘時傾陷無所忌憚觀其處心積慮必欲生禍縉紳以逞私憾情狀呈露人人痛憤今 殿下務欲鎭物而此人在朝陰行巧計慫起紛紜職爲亂階請罷職以正其罪答曰無以爲也諫院必爲人所敎唆耳予知此論之意耳是不過欲去鄭澈而並及一二前臺諫使予見之認以爲和平之論而不疑之耳如兩李何足道哉不過以無識搖尾之人得除言官爲邪黨之先鋒耳今此輩

情狀敗露技窮術盡欲歸罪於兩李圖為自脫其謀可哀也已實如啓辭當初只欲駁正其事初非攻擊之意而城上所自以己意添入慢擅等語則其時三司有何所難而不為駁正遽差及肆邪說無所不至必欲賊害忠良而後已耶其平日旁伺信然之心蓋未嘗一日忘于懷第未得其隙爾一朝見李珥小失挾彈睥睨之徒雀躍而起自以為時哉不可復得於是邪說充塞四面圍合小人之謀可謂巧且慘矣而其實誠愚也況其時憲府

啓辭亦有此等之說與景嶸別無異同而今
此啓辭乃曰以己見添入云者是何言耶然
此人既皆邪黨後啓罷職至於鄭澈之為人
其心也正其行也方惟其舌也直也故不容
於時見惜於人耳若其當職盡瘁清忠節義
草木亦知其名矣真所謂鵷班之一鶚殿上
之猛虎也須於引對之日讜言斥邪予固知
其今日得此謗故即面諭于澈其果然矣若
罪澈是朱雲可斬也為今之計莫如勿擯鄭
澈勿舉東西勿言已往則不求鎮定而自當

圍於和平之域不然前車之覆恐移轍於後也○領相朴淳三度呈辭傳曰辭章三上予心瞿然然卿之心事奸臣之誣罔予不必煩諭今若許卿辭退則是欲濟川者自折其楫耳予雖愚暗必不至此卿速出仕撫定衆心○領相朴淳上劄辭職答曰卿清愼雅操愛人下士正色立朝允矣鎭物之喬嶽忠幹許國展也濟川之舟楫方切倚任之志詎容休退之告速出治務毋庸固辭○特旨以李珥爲吏曹判書連下旨促召珥累辭不許乃赴

名○吏曹參議成渾上疏辭職答曰予雖不敏何敢強屈爾志責爾職事只欲得聞啓沃共濟時艱近日鬼蜮之說何足置齒牙間哉以爾道德豈嫌於此乎斯速乘馹上來○行吏曹判書李珥自海州還京謝恩後上疏略曰臣雖至愚自知甚明臣之冒居重任其不可者有四請冒鈇鉞之誅而悉數之伏冀睿察焉臣稟氣輕浮學問滅裂志遠意廣識淺言濶聽其謀則似忠施諸事則實踈由是衆心不服羣誚所萃今日疵臣者豈皆讎怨

亦為時論所非其不可者一也世道已敗人心已壞因循者無責矯革者罹謗今欲束手無為則危亡必至建白改紀則衆怒火烈雖以豪傑之士忠良之輔亦難措手況以空踈駁雜如臣者乃敢踽踽栖栖欲有所為乎其不可者二也臣本愚戇短於審勢累上䟽章直觸時忌士心不附孤立無與今日一番騷擾是臣不見信於儕輩所致豈必媒孽搆陷而然也不信乎朋友而能獲乎上者未之前聞今臣強顔柬銓進退人物人誰信服其不

可者三也臣少有疾病到衰尤甚血氣消耗精神減少暫爲勞動輒發眩昏今欲竭智殫慮仰補袞職則神思不逮陳力就列以效微勞則筋力不及其不可者四也負此四不可終無進步之地臣以何心濫處百官之長乎即引見慰諭仍教曰予如漢元帝之爲君不能斥遠小人國幾亡矣珥對曰朴謹元宋應漑固邪人也許篈則年少輕妄其才華可惜非邪人也此三人得譴太重同罪之人皆不自安須從寬典○吏曹參議成渾入京不爲

肅謝上疏辭職 上引見渾請罷政院蒙准疏章入啓之例以防壅蔽之漸命議于大臣以為定例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九

宣祖朝六

甲申十七年春正月吏曹判書李珥卒珥自爲兵判盡瘁成疾至是疾甚 上委醫救藥時徐益以巡撫御使赴關北 上令就問邊事子弟以爲病方少間不宜勞動請辭接應珥曰吾此身只爲國耳正復因此加重亦命也強起延待口號六條方略以授之書畢而氣塞復甦踰日而卒年四十九 上驚悼擧聲哀哭進素膳三日恤典加厚珥字叔獻號栗

谷生而神異廓然有大志聰明夙慧七歲已能通經著書至性孝順十二歲父病刺臂出血泣禱先祠父病即瘳為學不事雕篆而文章夙成名聞四方因喪母悲毁誤染禪學十九歲入金剛山從事戒定山中譁言生佛出矣既已省悟其非反而專精正學不待師承洞見大原剖析精微篤信力行登第之後屢辭清顯不欲小用其道退居海州山中講學授徒建隱屏精舍祠祀朱子配以靜菴退溪以為矜式地其出處辭受一以古人自律少

慕張公藝九世同居常揭圖看玩至是請伯嫂奉神主同居大會叔仲子姪與同衣食歲時朔望晨朝展告謁拜一遵家禮下逮婢僕參謁出入具有禮式別作訓辭諺譯教訓閨門如官府會食一堂絃歌遊處皆有禮節立朝事 上竭忠盡力雖退處田里惓惓不忘前後封章面奏切直懇惻其論治體規摹高遠以挽回三代爲期見國勢衰靡灼知亂兆常以格君正俗和一朝廷爲本領而以更弊政救生民增修武備爲急務及覆論列終始

一意雖被小人俗流排沮而不少衄　上始
加裁抑晚復契合寵任方隆而遽卒矣○二
月吏曹參判成渾始拜命仍辭職　上答曰
頃喪賢宰寢不安席方今共國事者非卿而
誰勿遽爲退去之計渾再辭不從渾乃一參
政而遞仍乞還山　上勉留之○前兵使李
濟臣歿于謫所經筵官李友直啓請還給職
牒　上問于大臣答曰濟臣持身有清操死
後家無甔石之儲且變起倉卒乃能率殘兵
焚蕩賊巢軍律嚴明士卒用命雖有差誤之

罪合蒙寬宥也 上曰濟臣清操出常云極
爲可嘉人臣有清節雖大罪猶當曲赦況其
身已死者乎可還職牒是冬又下教曰李濟
臣之貶非坐軍機只留標信三日耳當慶源
之變能驅策諸將藩胡部落幾行誅滅藩胡
至今殘破奄奄國威少伸當此廷臣欲致和
議之日尤有以起予之思也況濟臣清節可
尚予欲追贈兵曹判書遣官致祭官其子一
人其令大臣議之大臣議皆如教而獨盧守
愼以爲贈職太過 上又教曰北變之作如

癰疽積年內畜一夕潰決大命隨之莫非奸
臣弄權掊克之致而朝廷置邊事於度外此
變之作晩矣濟臣如恇㤼者其能策羸卒數
百盡誅胡落耶指濟臣退縮云者欲使為元
績耶今乃曰無前之變作於其身不亦寃乎
予謂朝廷失慶源濟臣復之此入討叛滅賊
不世之勲也濟臣若在必能使君父紓憂此
予中夜以起撫髀歎息欲加褒贈者也其令
二品以上覆議宰臣多以為不可 上猶遣
禮官祭其墓○三月領相朴淳入侍經筵啓

曰李珥誠心國事盡瘁為期不意身死使愛
君憂時之志不得展布施設似當有追褒之
典 上命議于他大臣皆以為依朴淳啓辭
施行為當答曰李珥之為人予洞知之自下
更無所達之事官至贊成其品已極追贈何
關但其妻子向坡州又向海州令本道一路
護送葬時諸事亦令顧護○夏五月大司憲
鄭澈應求言旨上劄陳戒闕失其末曰許篈
宋應溉朴謹元等定罪斷自 宸衷是非已
定今不可輕議然投之絕塞必死之地人情

不安若稍輕之量移中道則恐是盛朝仁典其時承旨亦已久廢不用以不能立異之故並棄如主張者然則失中伏願 聖明少垂察焉傳于政院曰都憲獻說極爲駭愕但此人素以剛直忠藎爲名姑優容不責知悉大司憲鄭澈避嫌啓曰伏覩下政院之辭惶恐蹜踖無地自容朝家已定之罪人大臣所不敢言而臣乃越分犯威偃然爲請上以動
聖心之疑下以起羣聽之駭臣實萬死難贖伏願 聖慈亟正臣罪答曰此輩壞亂朝廷

之罪在法罔赦而予不即舉兩觀之誅投竄
于外使之安卧偃息又不治其黨與志欲圖
於度内期使革面其暗懦不斷宜名天譴卿
反以是爲言使奸邪生意無以爲國此予所
以不得不錯愕者也此言幸而出於卿之口
予姑優容不幸而出於他人則予必有處之
之道矣且旣已名問使之無隱而若譴罰隨
之則人將曰求言而反罪卿其勿辭安心供
職〇秋八月黃廷彧奏 皇勅回自京師廷
彧至京呈奏文例下該部廷彧別具呈文于

禮部頓首固請禮部尚書見其文辭感歎稱
善遂覆題請先謄書秘典所載寫勅付還
帝從之勅書略曰先該爾以乃祖諱久蒙不
韙累請昭雪已許新修會典內詳載而纂輯
有緒尚未告成玆爾復申前請特命史官錄
示今據新修會典稿內載稱云云前項事由
與爾原奏相合俟書完進覽頒行之日差官
齎送爾國先諭爾知之　上大悅告廟頒赦
解御錦裘賜廷彧進階嘉善賜奴婢土田書
狀官以下賞賜有差○上下書于京畿監司

曰成渾安貧守道隱居求志因予屢召惝然而來情其多病暫許歸山今者歲聿云暮宜使長吏存問量賜食物

乙酉 十八年春正月設校正廳校正經書訓解選諸儒為官僚○二月御書存心養性四字下弘文館令製詞以進○夏六月領議政盧守慎請疏放宋應溉等 上允之傳教守慎曰惟兹宋應溉許篈兩個奸人挾其宿憾奮其詐謀黨比先倡誣斥賢士躁妄之徒從而和之遂致朝野大亂邦國杌揑按以九刑必

在罔赦故已將兩人加以流放之罪使後日之為人臣而懷私病國者知有所戒孽由自作罪不可逭第卿言之故予兹屈意從之命放釋歸鄉任便居住○秋七月命刊布文天祥方孝孺鄭夢周文集 上欲崇表節義以勵風俗故有是命命盧守慎作序文又刊行岳王精忠録柳成龍作序文

丙戌 十九年夏五月前領議政朴淳久在江村托洛振泉往永平縣 上遣中使宣醞于門外淳即席賦詩一絶云答恩無路寸心違[illegible]

拾殘骸返野扉一點終南看更遠西風吹淚
薜蘿衣 上見其詩知已決歸乃下旨累召
皆辭 上下諭曰見卿辭疏知卿歛迹不歸
其於自處得矣一時風氣之象不好前所以
催卿上洛不使顛倒于草莽之間者非為卿
也有旨到日即上道来居于京渟又辭不至
丁亥三十年月本國使橘康廣来聘日本有天
皇僭號紀元而不預國事國事聽於關白關
白稱大將軍或稱大君以皇王同稱故關白
不得稱王源氏為關白二百餘年而平秀吉

代之秀吉者本賤隷人不知自出關白拔之於傭丐爲卒伍善戰積功爲大將至假關白旌鉞討叛遠道國人怨其僭越及攻關白弑之秀吉回軍戰捷仍大殲源氏自立爲關白用兵四克并吞諸島提封六十六州鍊精兵百萬日本之盛古未有也秀吉志滿意得又慮内患遂欲侵犯中國以前世舟犯江浙終不得意欲先據朝鮮從陸進兵以窺遼薊而我國邈然無聞知聞秀吉弑君簒國而亦不詳其故矣秀吉言我使每至朝鮮而朝鮮使

不至是畀我也遂使康廣來求通信書辭甚倨有天下歸朕一握之語康廣之還但答其書契而稱以水路迷昧不許送使橘倭之來也 上以日本乃簒弑之國不可接待其來使當以大義開諭入送命從二品以上議其可否皆以爲化外之國不可責以禮義使臣之來當依例接待 上從之

戊子 二十一年春正月北兵使李鎰巡到慶興遣虞候金遇秋領四百騎乘氷渡江曉襲楸島叛胡斬三十三級繼敎吉州以北諸鎮兵

二千餘騎會寧府使邊彥琇穩城府使楊大
樹富寧府使李之詩為將領潛師渡江夜襲
時錢叛胡焚二百餘家斬三百八十餘級○
二月謝恩使俞泓還自京師得頒賜會典成
書幷捧勅來宣泓至燕京呈文禮部乞得會
典成書禮部以未經 睿覽難之泓與一行
員役詣請懇迫至叩頭出血涕泣固請尚書
沈鯉為之感動具本題請 天子可之特賜
本國付卷又降勅宣諭書云陪臣至誠懇請
茲特徑賜云泓出闕時主事馬維銘以詩賀

之 上延勑于郊外告廟大赦御殿受賀教
書曰承 天子寵光永灑汚衊之恥與國人
同慶爰推渙汗之恩萬物咸休一邦再造顧
惟眇躬叨守丕基痛 先系之受誣何安乎
衣錦食稻悶逆名之冒僞難改乎孝子慈孫
惟降勑之屢勤奈成書之未覩予心將疑將
信望宸極而逡巡 王言如絲如綸帶寶訓
而流布源流歸正於王籍忠憤荷褒於金章
自 列聖二百年籲呼之疏奏幾切環東土
數千里斁絕之倫紀始明念茲同歡亨泰之

辰必有非常曠蕩之典昭告旣遍於廟社惠
澤宜霈於臣民命賞俞泓官階超秩爲崇祿
判府事賜奴婢土田從行子大述並進官
上引見面慰曰卿血誠籲呼竟得完書使三
韓民物無父而有父無君而有君蕭曹衛霍
之勳未足爲比也○三月羣臣以改 宗系
光前烈請上尊號而不許 上見主事馬維
銘詩令館閣諸臣和韻以進 上自和一章
宗祊今始正莫謂是予誠 列祖功曾積諸
臣悃幾營恳沾同大造歌競及流鶯願守區

區志千秋戴　聖明註云羣臣欲加徽號故
末句及之以示羣臣且教曰俞泓之是行也
間關萬里殫盡一心手捧綸音親擎寶典變
禽獸之域爲禮義之邦是吾東方再造箕疇
復叙之日也可使其詩泯沒於後乎予爲是
懼爰命詞臣各次其韻詞臣又歸功於予失
其旨也予亦不可無言夫詩以言志不以辭
害意可也○夏四月時大臣請率伏閤請上
尊號　上不許副提學尹國馨因進講入侍
啓曰羣臣請上尊號而　殿下固讓不許其

為盛美又有光於受誦　上納之○日本國
使平義智玄蘇來聘求信使通好義智者日
本大將平行長女婿也為秀吉腹心對馬州
太守宗盛長世守馬島服事我國時秀吉去
宗氏代以義智詐言義智乃島主之子熟諳
海路欲導信使之行故遣來而實欲探試窺
覘也僧人玄蘇及平調信從之玄蘇謀士調
信勇將也以吏曹正郎李德馨為宣慰使儐
接入京義智年少鷙悍他倭畏服俯伏膝行
不敢仰視久留東平館必邀信使與俱朝議

依違不決先是損竹島之役捕得倭口言我
國邊民沙火同者叛入倭中導倭爲寇朝廷
憤之至是議者言宜令日本刷還叛民然後
議許通信以觀誠否 上從之乃使館客諷
之義智曰此却不難即遣平調信歸報其國
使悉捕朝鮮人之在國中者以來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九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

宣祖朝七

己丑二十二年秋七月日本國平秀吉平義智玄蘇等刷還本國被擄人金大璣孔大元等一百十六人又縛送叛民沙火同及丁亥賊倭緊時要羅三甫羅望古時羅三口曰入寇之事非我所知乃貴國叛民沙火同誘玉島倭搶掠邊堡今故捕致聽貴國處置乃總我使者至其國修好　上御仁政殿大陳兵威受其獻詰問沙火同斬於城外頒教中外中

外進賀賞義智等賜內廐馬一匹復御殿引
倭使賜宴義智等皆上殿進酌而罷時倭使
留館通信之議未決禮曹判書柳成龍請速
定議勿致生釁翌日 上御朝廷大臣及大
將邊協皆以爲宜遣使報答且詗彼中動靜
非失計也始許遣使通信義智等還○義智
等獻孔雀一雙鳥銃數件命放孔雀于南陽
海島藏鳥銃于軍器寺我國之有鳥銃始此
○前領議政朴淳卒淳自幼以文行著聞
明宗親試賜第屬意甚重在館閣忤權臣意

罷免末年復被擢用劾出兩權臣士論始伸
朝廷肅清爲善類宗主及與盧守愼並相居
位十四年二人皆重望而人病其無所建明
然淳自以才短於經濟專務薦賢讓能故力
薦李珥成渾終始協濟及黨論之分淳以右
珥渾重被彈劾目之爲奸邪至謂三人貌異
而心一 上曰善類相從何傷於道旣退去
而 上猶眷念不衰至是卒○冬十月聖節
使工曹參判尹根壽迴自京師 帝降勅頒
賜會典全部初根壽之行兼爲奏請頒降辨

誣條所載會典全部 帝特命宣示秘史所
載本國世系正本並頒賜會典全編宣勅于
皇極門內翰林學士將禮傳命以重其事勅
書曰朕惟會典一書我祖宗舊章國家成憲
藏之內府副在有司其在外藩未嘗輕示以
爾世守職貢夙秉忠誠備屛翰于東韓襲威
儀于上國雪累世不明之系旣遂懇祈彙昭
代不刊之書仍思快覩朕視猶內服嘉與同
文勅賜全編俾傳永久玆付陪臣齎回本國
以慰爾惓惓陳請至意爾奉玆圖籍式是章

程既全被于光榮宜尊藏于秘密尚念綏懷之寵彌堅翊戴之忱 宗系辨誣事經累朝祈請今始准改得正降示秘史會典歷代待東藩所未有之寵章也 上以頒會典全書告宗廟頒教命尹根壽進階資憲拜刑曹判書賜田宅臧獲○黃海道觀察使韓準載寧郡守朴忠侃安岳郡守李軸信川郡守韓應寅等上變書言前修撰鄭汝立謀叛汝立亡命初汝立數被譴旨遁歸湖南朝廷每擬清望 上終不許汝立素有跋扈之志及挫抑

甚其叛謀益肆迺假托講學招聚無頼武士僧徒雜於其中見海西俗頗曾有林巨正之亂求為黃海都事不遂與安岳人邊崇福朴延齡海州人池涵斗等潛相交結轉相誑誘應者近數百人汝立傳通雜術知國家將有壬辰之變欲乘時猝起即與鄰邑諸武士公私賤隸壯勇人等作為大同契每月十五日約會射帿辦酒食以為樂先數十年天安私奴名吉三峯者勇猛絶倫為獷賊官軍每襲捕輒跳脫名聞國內汝立使涵斗等揚言於

海西曰言三峯三山兄弟領神兵或入智異山或入鷄龍山又言鄭八龍神勇人當爲王不久擧兵八龍卽汝立幻號而不知情者疑爲别操人於是海西行言籍籍以爲湖南全州地當有聖人作興拯濟吾民自此國家太平無事愚民聞之眩惑喧傳汝立見事機頗洩決計作變乃陰部署約束期以是年冬末西南一時擧兵直犯京都海西九月山僧有相應者僧義嚴詗其狀密言于載寧郡守朴忠侃忠侃遲疑未敢發安岳校生趙球常稱

汝立弟子多聚徒衆飲醵蹤跡不類平素郡
守李軸掩捕問狀球知不可諱盡以逆狀發
告軸以書招朴忠侃來會以信川郡守韓應
寅名士可以取信朝廷乃以球詣信川聯名
狀報于監司韓準狀啓上變是月初二日昏
夜 上出御便殿命招三公六承旨入直都
摠管二員弘文館上下番與左右史入侍
上問諸臣汝立何如人領相柳㙉左相李山
海對以不知其爲人右相鄭彦信對曰但知
其爲讀書人不知其他也 上手擲其狀案

下曰讀書人所爲乃若是乎使承旨讀之宄
謀狼藉左右咸縮頸汗背大臣請分遣禁府
都事逮捕汝立等併拿告者來柳坱請分遣
討捕使以備非常 上從之邊崇福一名溪
勇健絶倫聞球告變自安岳奔告汝立四日
而至金溝汝立乘夜逃脫都事柳湛晝日馳
襲不獲都中震動 上親鞫逆黨汝立亡匿
于鎭安山谷縣監閔仁伯搜捕得之汝立匿
藪田畔積草中官軍圍住汝立勢窮自殺追
刑汝立屍于軍器寺前徒黨悉伏誅告廟頒

赦教書曰春秋著無將之義王法至嚴漢家重不道之誅罪人斯得玆當鯨鯢之戮合霈雷雨之施予以寡昧之資叨守艱大之業常臨廿載之淵谷庶囿萬姓於陶甄豈意逆賊之魁乃出縉紳之列賊臣鄭汝立惡甚梟獍毒逾蛇虺囊橐詩書有同莽賊之欺世譸張符讖敢蓄山童之陰謀罔念夘育之恩欲逞嘯聚之計乃與邊涘朴文長朴延齡金世謙李光秀李箕朴應逢方義信黃彥倫等相隨昏夜已涉歲年結沙門而聘妖假王函而惑

衆布兊隷於都下謂武庫之可焚遣衛士於
山中睍檀基以欲據矯旨以剪方伯戕閫帥
分符而擣畿郊取江倉姦計益深禍機垂發
擬殺本兵之長志欲何為將揮犯闕之戈事
且叵測在從臣而居羣盜之首混冠裳而懷
猰狗之心亂賊何代無未有甚於此者凡民
罔不慭皆可得以誅之縱失悖睥之伏辜已
快逆竪之惡斬肆將浚立等淩遲處死籍浚
家產其子女及緣坐之徒並論如律餘孽在
鞫者當隨服處決於戲天網不漏既正罔赦

之刑與情共欣式擧維新之典○十一月
上下旨求言詞曰予以寡昧叨守丕基二十
二年于玆慄慄危懼若隕淵谷夙夜不敢荒
寧庶不負 祖宗之重寄不幸今者逆賊鄭
汝立以經幄舊臣懷梟獍禍心談詩書而欺
世盜名作讖緯而眩人惑衆罔念卵育之恩
敢逞嘯聚之計乃與邊涘朴文長朴延齡金
世謙李先秀李箕朴應逢方義信黃彥倫等
謂關防可越謂京城可犯焚武庫取江倉計
無所不至噫前古叛逆之變亦有甚於此者

歟究厥所由罪實在予寡德有虧若何以修之國政有失若何以改之公私義理何能辨之是非曲直何能明之紀綱之板蕩者若何以振起百司之怠慢者若何以警惕下情若何以盡達風俗若何以歸厚請託若何以遏絶獄訟若何以辨决銓選不公何以矯之士習不義何以正之幽枉未雪而寃抑積歟貪風未革而廉恥喪歟賢愚雜進而名器紊歟用舍顚倒而公道廢歟抑發號施令之際有病民害治者歟雖切圖治之願未領致治之

要玆擴廓包之量乃下責躬之教凡我大小
臣僚下至草野韋布其各敷心腹腎腸極言
不諱交修不逮俾予一人庶無獲戾于上下
於戲失德所以致寇玆故引咎而修省布誥
將欲來諫敢不傾懷而採納惟爾政府體予
至懷播告中外庶幾來臣直之言保若墜之
緒○命放趙憲歸鄉先是憲竄吉州會逆獄
起湖南儒生梁山璹上疏訟憲之寃言其預
言汝立必叛有先見之忠言上曰當初竄
謫非予本意可放釋○贈故執義李敬中為

吏曹參判 上教曰故執義李敬中曾爲吏
曹佐郎當逆魁盛有名稱知其爲無狀極力
排之不通清顯竟被論劾其先見之忠不下
古人其追贈判書賜美謚以褒之臺官言其
太過命止贈參判遣官致祭○先是高敞人
吳希吉從學于鄭汝立一日聞汝立詆斥李
珥成渾乃爲長書列數汝立詭慝之狀曰自
此希吉之跡當絶於門下矣至是其書在汝
立文書中 上閱是而奇之及見全羅監司
所上汝立門徒被囚文案有希吉名特命放

釋下教曰此必奇士予欲官之其令政府議
啓大臣議如上教傳于吏曹曰高敞居忠
義衛吳希吉當丁亥年間奸黨充斥邪說肆
行李珥成渾爲其所擠雖朝廷之上無有一
人救珥渾而斥汝立者希吉乃能於此時貽
書逆魁推尊珥渾斥其逆賊心術良用可嘉
不可不褒相當職除授乃除參奉進士鄭雲
龍長城人也有鄉行縣監李啓設學教士邀
雲龍爲師長一日汝立移書於啓要得祭需
徧及列邑啓曰吾與此人無一日之雅豈容

致書求索定數責徵如上司彌令守遂不答知雲龍與汝立相識以其書示之雲龍曰此人博學李潑兄弟亟稱之故一再見之矣近聞其居家處事多兇詭狀今見此書益驗不絶此人必有後禍遂以書並與李潑而絶之至是 上搜得其書下教褒奬特拜王子師傅○命錄光國勳臣兩司及弘文館請上尊彌啓曰玉堂與予講學今幾年矣尚未知予意乎今此之事只是承奉 祖宗指揮初無片功可紀而至爲過當之言有若眞有大功

者然斷須天地貽譏後世非細事也設使萬一謂予稍有微勞亦不可爲此不必爲之事三代則已矣如漢高光武及我 高皇帝再造區夏功莫與京未聞有稱號之舉惟唐德宗輩乃敢爲之及其顚沛反爲削號之不暇至今千載使人鼓掌而笑予雖不敏稍知書史亦安忍迫於群言以負吾心哉玉堂諸儒宜悉此意斯速停止

庚寅 二十三年春二月廷臣連請上尊號 上不許久乃勉從上尊號曰正倫立極盛德弘

烈○上親祭宗廟禮曹判書黃廷彧啓曰廟
享奏樂只用國初詞臣所創定若干章而今
則分侑于諸廟事功各異不相合着請一室
各撰一章 上命廣議施行其後諸廟雖有
撰進樂章樂工無恊律者不能被諸管絃仍
用舊文爲○三月以僉知黃允吉爲通信使
司成金誠一爲副典籍許筬爲從事官使日
本與倭使平義智等同時發京
辛卯二十四年春三月通信使黃允吉等回自
日本倭使平調信等偕來允吉馳啓情形以

爲必有兵禍既復命 上引見而問之允吉對如前誠一曰臣則不見如許情形允吉張皇論奏搖動人心甚乖事宜 上問秀吉何狀允吉言其目光爍爍似是膽智人也誠一曰其目如鼠不足畏也蓋誠一憤允吉到彼恇㤼失體故言言相左如此○倭答書云日本國關白奉書 朝鮮國王閤下鴈書薰讀卷舒再三吾國六十餘州比年諸國分離亂國綱廢世禮而不聽朝政故予不勝感激三四年之間伐叛臣討賊徒及異域遠島悉歸

掌握竊諒余事續鄙陋小臣也雖然余嘗試
胎之時慈母夢日輪入懷中相士曰日光所
及無不照臨壯年必八表聞仁聲四海蒙威
名者何其疑乎依此奇異作敵心自然摧滅
戰必勝攻必取既天下大治撫育百姓矜悶
孤寡故民富財足土貢萬倍千古矣本朝開
闢以來朝政盛事洛陽壯麗莫如此日也人
生一世不滿百齡焉鬱鬱久居此乎不屑國
家之遠山河之隔欲一趍直入大明國欲易
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於億萬

斯年者在方寸中貴國先驅入朝依有遠慮無近憂者乎遠方小島在海中者後進輩不可作容許也予入大明之日將士卒望軍營則彌可修隣盟余願無他只願顯佳名於三國而已方物如目錄領納且至于管館國政之輩向日之輩皆改其入（易置官屬非前名跡故也）當召分給餘在別書珍重保嗇不宣（末書天正十八年庚寅仲冬日秀吉奉復書）誠一見書辭悖慢當稱殿下而稱閤下以所送禮幣爲方物領納且一超直入大明國貴國先驅等語是欲取大明而使我

國爲先驅也乃貽書玄蘇譬曉以大義云若不改此書吾有死而已不可持去玄蘇有書稱謝諉以撰書者失辭但改書殿下禮幣等字其他慢黷之辭託言此是入朝大明之意而不肯改誠一再三移書請改不從黃允吉許筬等以爲蘇倭自釋其意如此不必相持久留誠一爭不能得遂還○閏月倭使平調信玄蘇等至京師 上用備邊司議使黃允吉金誠一等私以酒饌往慰因從容問其國事鉤察情形玄蘇密語誠一曰中朝久絶日

本不通朝貢平秀吉以此心懷憤恥欲起兵
端朝鮮著先為奏聞使貢路得通則必無事
而日本之民亦免兵革之勞矣誠一等諭以
大義不可蘇又曰昔高麗導元兵擊日本以
此欲報怨於朝鮮勢所宜然其言漸悖誠一
不敢復問由○夏四月 上御仁政殿接見
平調信玄蘇等宴享如例始用臺啓停女樂
上特加賜調信一爵曰古無此例而爾自前
往來頗效恭順故特加禮待之調信拜謝○
上御朝講諸臣將退 上謂大司憲尹斗壽

曰欲與大臣及備局諸宰臣密議倭情都憲
有許慮雖非當預可無退遜以倭情奏聞
天朝當否議之大臣以下皆難之斗壽曰事
係 上國機關甚重 殿下至誠事大天日
在上豈可隱諱臣意當直上聞爲是李山海
曰正恐奏聞後 天朝反以我通信倭國爲
罪故也兵曹判書黃廷彧如斗壽議餘如山
海言不決而罷後日更議 上斷以奏聞爲
是大臣亦不敢貳○五月 上御晝講副提
學金睟進曰平秀吉乃狂悖一夫其言出於

恐動以此無實之言至於陳奏詎是事宜
上顧黃廷或曰兵判意如何廷或曰睟之言
大不然我國事 天朝二百年忠勤至矣今
聞此言安可恬然不奏乎睟曰大義則固然
但書契雖如此使臣三人所見不同豈非無
實之證乎 上曰設使三人言皆同萬無犯
順之理書契若如此則猶當取以奏之或言
必犯或言必不犯此不過所見之異耳大槩
為臣子者聞犯上之言而安坐不言乎睟曰
事有經權若知必犯則固當急急陳奏如未

得實狀而遽煩上奏以啓邊釁豈非可悔之
甚者乎廷或曰此又不然國家多福使秀吉
徒為大言而止則 天朝與我國不害因此
而防備若果如書契之辭而使 天朝漠然
不知猝致猾夏之辱則此時可得悔乎睟曰
此皆設辭豈至於此上國福建一路與日本
只隔一海商賈通行若我國隱奏則倭無不
知之理既奏之後又無犯順之事則 天朝
必笑我無實倭國必致深怨愚臣之慮實在
於此矣 上曰福建果近於日本而商賈又

通則安知日本送我之書契已達於 天朝乎設使秀吉果不犯順而書契已露則 天朝問於我國曰日本約與爾國入寇而不奏何耶云爾則雖欲免引賊犯上之言得乎前日尹斗壽之言亦如此奏聞不可已也晬曰奏聞雖不可已至以日本師期分明上奏太似圭角矣 上曰既以夷情奏聞則師期乃其實也何可沒之也晬曰明言師期實為未妥且奏聞之事以為聞於何人耶若直舉通信之事則無乃難處乎 上顧左承旨柳根

曰承旨意如何根曰臣意則大義所在不可不奏但一一直奏則恐或難處從輕奏聞似當 上顧修撰朴東賢曰經筵官之意如何東賢曰入臣既聞犯上之言奏聞之事不容他議若奏辭曲折則不可草草劃令大臣廣議處之爲當 上曰然明早招大臣議定大臣李山海柳成龍李陽元等啓曰伏見筵中啓辭金睟所憂雖出於慮事之周而既聞犯上之言安忍默默但其奏本措語若不十分斟酌則後日必有難處之患柳根從輕之說

頗有理至於日本書契所答之辭則以君臣大義明白拒絶而措辭之際亦不使很怒盖不惡而嚴者要當如是也 上從之於是廷議始定乃於賀節使金應南之行略具倭情緬以傳聞爲咨文于禮部及應南入遼界一路譁言朝鮮謀導倭入犯待之頓異應南即荅以爲委奏倭情來華人喜聞延款如舊時漢人許儀後在日本密報倭情琉球國亦遣使特奏而獨我使未至朝廷大疑之國言喧藉閣老許國獨言吾曾使朝鮮知其至誠事

夫必不與倭叛姑待之未幾而應南以洛文至羣疑稍釋矣○玄蘇等歸付荅書契曰使至獲審體中佳裕深慰深慰兩國相與信義交孚鯨波萬里聘問以時今又廢禮重修舊好益堅實萬世之福也所遺鞍馬器玩甲胄兵具名般甚夥製造亦精贈饋之誠良出尋常尤用感荷尤用感荷但奉前後二書辭旨張皇欲邀入上國而望吾國之爲黨不知此言奚爲而至哉自敝邦言之則語犯上國非可相較於文字之間而言之不酬亦非交隣

之義敢此暴露幸有以亮之惟我東國即殷
太師箕子受封之舊也禮義之美見稱中華
凡幾代矣逮我 皇朝混一區宇威德遠被
薄海內外悉主悉臣無敢違拒貴國亦嘗航
海納貢而達于京師況敝邦世守藩封執壤
是恭侯度罔愆故中朝之待我也亦視同內
服赴告必先患難相救有若家人父子之親
者此貴國之所嘗聞亦天下之所共知也夫
黨者偏陂反側之謂人臣有黨者天必殛之
況舍 君父而黨隣國乎嗚呼伐國之問仁

者所恥聞況於 君父之國乎敝邦之人素
秉禮義知尊君父大倫大經賴而不墜今固
不以私交之厚而易天賦之常也豈不較然
乎竊料貴國今日之憤不過恥夫見擯之久
禮義無所效闕市不得通並立於萬國玉帛
之列也貴國何不反求其故自盡其道而唯
不臧之謀是依可謂不思之甚也二浦開路
之事在 先朝約誓已定堅如金石若以使
价一時之少倦而輕改久立之成憲則彼此
俱失之矣其可乎哉不腆土宜具在別幅天

時正熱只冀吾彦萬重不宣 黃廷彧製 ○平義智又到釜山浦泊船不下招邊將言日本欲通大明若朝鮮爲之奏聞則幸甚不然兩國將失和氣此乃大事故來告邊將以聞朝廷不答義智即還是後歲朝倭船不復至留館倭常有數十餘人而稍稍入歸至壬辰春而一館空矣○秋七月修築湖嶺城邑備邊司議倭長於水戰若登陸則便不利請專事陸地防守乃命湖嶺大邑城增築修備○八月遼東都司移咨我國具報倭情蓋因許儀後誣

奏也備邊司始決專使陳奏之議○冬十月
遣陳奏使韓應寅等陳奏日本恐貪我國欲
入寇大明等情且辨洛內流言之誣令僉知
崔岦製奏文甚委曲而不能悉陳通使答問
之事猶畏諱也應寅等入北京　帝出御皇
極殿引使臣慰諭勤懇賞賚加厚降勅獎諭
皇帝久不御朝外國使臣親承臨問前所未
有也由是續遣申點等謝恩令奏賊情比前
加詳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